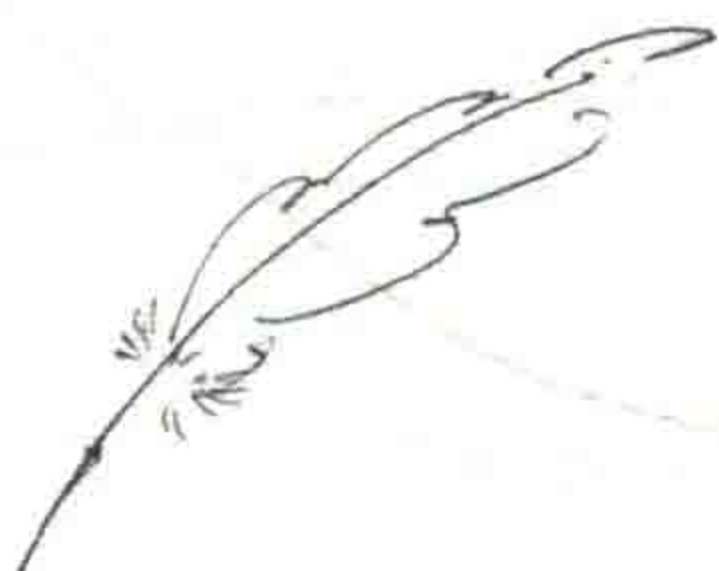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 爱的戏剧

—— 莎士比亚与自然

The Drama of Love:  
Shakespeare and Nature

马涛红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 爱的戏剧

—— 莎士比亚与自然

The Drama of Love:  
Shakespeare and Nature

[美] 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马涛红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美) 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 著；马涛红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Shakespeare on Love and Friendship

ISBN 978-7-5080-9009-2

I. ①爱… II. ①阿… ②马… III. ①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0052 号

Shakespeare on Love and Friendship by Allan Bloom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93,2000 by the Estate of Allan Bloom.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9-3696

## 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

---

著者 [美] 阿兰·布鲁姆

译者 马涛红

责任编辑 王霄翎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3千字

定 价 3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 “布鲁姆集”出版说明

阿兰·布鲁姆(1930—1992)因其《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一书引发争议,不仅在美国名气很大,在我国读书界也名气不小。我们知道,他是出生于普通社工(social worker)家庭的才子:15岁上芝加哥大学,18岁本科毕业,25岁以研究古希腊修辞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38岁那年(1968),布鲁姆翻译的柏拉图《王制》出版,并附有义疏,为他赢得了古典学家的声誉,尽管译文因严格按字面翻译而过于生硬,受到不少批评。同一年,布鲁姆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卢梭《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11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卢梭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爱弥儿》(1979)。无论柏拉图的《王制》还是卢梭的《爱弥儿》,都是大部头经典。我们可以设想,倘若不是哈钦斯(1899—1977)校长划时代地改造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确立起“阅读大书”(Great Books)的博雅教育理念,<sup>①</sup>布鲁姆这样罕见的才子恐怕不会把自己的大量人生时间用来翻译这样的大部头经典。

《美国精神的封闭》引发的争议让我们想起卢梭在39岁那年因《论科学和文艺》而引发的争议。尽管卢梭在其写作生涯的开端就惹事,布鲁姆惹事时已经57岁,他们惹事的性质都一样:挑明了民

---

<sup>①</sup> 参见哈钦斯等著,《大学与博雅教育》,落崖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主政体必然会面临的公民教育难题。《美国精神的封闭》有这样一个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失败和大学生心灵枯竭”（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在卢梭的时代，民主政体尚未形成，不可能谈论相应的高等教育问题，但《美国精神的封闭》与《论科学和文艺》所挑明的问题一以贯之：即便民主政体也应该封闭国家精神。

建立民主政体得凭靠哲学，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哲学自然会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智识人群体不再受任何建制约束，除非自己约束自己。由此不难设想，在开放的民主政体中，五花八门的哲学主张难免导致国家精神的混乱。《美国精神的封闭》表明：哲学的民主状态会危及民主政体的国家精神。布鲁姆去世前一年与同仁编辑过一部文集，他用书名及其副标题进一步挑明了这一问题。<sup>①</sup>

问题的吊诡在于：“美国精神”恰恰是心仪民主政体的哲学家们打造出来的。建立民主政体首先需要靠自由的哲学破除原生性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又需要阻止哲学的自由破坏民主政体的立国精神。布鲁姆呼吁“封闭美国精神”，我们则仍需要致力于“开放中国精神”——我们的许多智识人会说，理由很简单：尚未“开放”，谈何需要“封闭”。

除了翻译大部头经典和教书育人培育好学生，<sup>②</sup>布鲁姆还写过

---

① 参见 Allan Bloom/Steven J. Kautz 编, *Confront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Challenge to Locke, Montesquieu, Jefferson, and the Federalists from Utilitarianism, Historicism, Marxism, Freudism*, Washington, DC, 1991。

② 参见 Michael Palmer/Thomas Pangle 编,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oul: Essays in Memory of Allan Bloom*, Maryland, 1995。

一些绎读西方经典的文章,以政治哲人姿态与破坏政治生活基本原则的民主智术师们搏斗。布鲁姆从自己的老师施特劳斯那里懂得:

——就算人们真的不需要绝对意义上所讲的政治哲学,只要某种错误政治教导会危害某种合理的政治行为,人们还是需要政治哲学。如果芝诺未曾否认运动的真实性,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运动的真实性。如果智术师们未曾破坏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也许柏拉图就不会被迫精心营造他的《王制》。<sup>①</sup>

布鲁姆绎释经典有两个显著特色:首先,以绎读文学经典为主;34岁那年,他就出版过《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64)。第二,其文风表明他不是为学院人写作,而是为普通大学生甚至知识大众写作——这意味着布鲁姆自觉地在做反向启蒙教育。

西方文史上的经典大家很多,布鲁姆主要绎释的是柏拉图、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可以推想,他选择这三位伟大的西方经典作家,与他思考自己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更明确地说,布鲁姆尤其关注古典作品中的“爱欲”主题,想必与美国大学上世纪60年代经历的“文革”有关。这场“爱欲解放”运动爆发时,正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布鲁姆才30多岁,他所经受的思想冲击恐怕不亚于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美国的“文革”历时不长,其后续影响却未必逊于我们的“文革”。两种“文革”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却有着共同的品质:爱欲的民主化。由于“文革”后的中国更坚定了

---

<sup>①</sup> 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125。



#### 4 爱的戏剧

拥抱美国式“文革”理想的决心,布鲁姆对西方经典的绎读在今天也适合我们的脾胃。

“经典与解释”系列已经先后翻译出版过布鲁姆的若干著述,在一些热心朋友的建议和努力下,我们将布鲁姆的所有著述翻译过来(含未刊博士论文),结为专辑,以飨读者。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6年10月

## 中译本导言

常听人说,有些大思想家可能著述等身,毕生却只思考一个问题,这问题必定最古老又最新。布鲁姆将自己的遗著题为“爱与友谊”,这不禁让我想到:爱,便是他终身思考的问题。

正如空气之流动、星辰之运行,爱是世间再自然不过的力量,它最凡俗也最神圣,最低也最高,高到与哲学联结在一起……布鲁姆当然知道,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爱欲的专家:苏格拉底曾自称不懂别的,除了爱欲的知识(柏拉图,《会饮》177d)。蒂俄提玛传授给苏格拉底爱欲的奥秘,将爱分作六个层次:从爱某个身体开始,到爱所有美的身体(形象),再到爱灵魂,爱诺谟司(nomos),爱各种知识,最后到爱美本身。爱勾连起了人最自然的欲望与最高的智性追求,没有起始处的身体之爱,人就无从上升到更高的爱。人唯有在爱中变得更完美和更完整。故而,柏拉图把爱视作对整全的渴望,而整全恰恰是哲学力图把握和探询的对象,于是爱在柏拉图那里“第一次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激情”。<sup>①</sup>

布鲁姆38岁译出柏拉图的《王制》,49岁译出卢梭的《爱弥儿》。在他看来,《爱弥儿》与《王制》好似一对儿伴侣,卢梭深刻理解了柏拉图的爱欲学说,并致力于恢复现代世界已经干涸的爱欲——在这部公民教育小说的最高潮,卢梭教导了爱弥儿爱欲的知识。布鲁姆在导言中说:

---

<sup>①</sup> 伯纳德特,“爱欲的辩证法”,见《经典与解释8:苏格拉底问题》,华夏出版社,2005,页151。

## 2 爱的戏剧

只有柏拉图以与卢梭媲美的深刻对爱进行了思考。而正是柏拉图激发了卢梭创造爱的努力。卢梭以之为起始的现代哲学家的学说显然缺乏欲爱。他们的算计的、被恐惧支配的人是一些个体,他们不会倾向他人、追求婚配和其中隐含的忘我精神。这些人心灵平庸。他们以自然呈现的那样看待自然;而且因为他们是无欲爱的,也因而是无诗意的。卢梭,一个像柏拉图一样的哲学家诗人,试图在这个世界上复归诗。<sup>①</sup>

“卢梭以之为起始的现代哲学家”始自马基雅维利。基督教罢黜了异教世界的爱欲之神,以 agape 取而代之;文艺复兴之后,现代哲人不知怎么就忘却了曾经的“爱”……马基雅维利只有一部性喜剧《曼陀罗》,但剧中的爱欲主题完全是政治主题的隐喻,马基雅维利的后学们随之把爱欲置之度外,或者把爱欲贬低为赤裸裸的性欲。霍布斯的《利维坦》重新建构人性,但其中很少谈到爱,甚至把人的欲望简化为对食物的欲望,似乎人吃饱喝足就别无所求。柏拉图所展示的充满爱欲、热爱美好事物的人沦落为霍布斯、洛克笔下以自我保存为要务的自私的个人。现代政治哲学修改了人的自然,也修改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前提:假如哲学也有爱欲,就首先意味着哲学不是自足的,哲学就需要另一种智慧(诗)作为补充,而现代政治哲学无一例外是无爱欲的,因此也是非诗的。《爱弥儿》中爱的教育既是对基督教 agape 的反驳,又是为了疗治现代政治哲学第一次浪潮带来的危机。如布鲁姆所说,《爱弥儿》是为了抵制布尔乔亚对人类带来的威胁,人不可堕落成自私自利的个体,而要学会同情,学会爱。

对爱的另一个伟大思考者是莎士比亚。布鲁姆终生热爱柏拉图与卢梭之间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政治学》(*Shakespeare's Politics*, 1964年)便是他正式写就的第一本书。他明言,现今西方文

<sup>①</sup>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张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页214-215。

教传统中只有莎士比亚戏剧仍然活力十足,其他的教化之诗都已凋零败落,“莎士比亚几乎是我们与古典和过去的唯一连结,教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仰赖于我们是否能紧紧跟从他”。布鲁姆对西方文明的深厚关切,便投射在柏拉图、莎士比亚、卢梭身上。在生命的暮年,他邀请这三位大思想家登上同一个舞台,就“爱”进行了一场贯古通今的对话。

《爱与友谊》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解卢梭以及浪漫派小说(《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分解读莎剧(附带论及蒙田的《随笔》),<sup>①</sup>第三部分解读柏拉图的《会饮》(后收入2001年出版的伯纳德特《会饮》译本)。《爱与友谊》计五百多页,结构呈现为从现代返归古典的上升,恰如一部“爱的阶梯”,莎士比亚戏剧便处在这部阶梯的中间位置。

浪漫派与卢梭的关联毋庸讳言,浪漫派笔下的布尔乔亚社会庸俗、势利、伪善、无聊,一个个天真烂漫女子坠入情网,又一步步走向悲剧,爱神秘莫测、摄人心魄,又总是与习俗陈规相冲突。莎士比亚早于卢梭一百多年,他对爱的理解没有受卢梭影响,他对爱的刻画的深度和广度也远非浪漫派所能比。在莎剧的舞台上,不仅有异教时代的爱(《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也有基督教时代的爱(《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报还一报》),甚至还有混合着异教与基督教的爱(《冬天的故事》),即便在威尼斯这样的近代商业共和国(《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爱也更纯粹更脱俗,与布尔乔亚社会不可同日而语。

卢梭及浪漫派“试图向非爱欲的布尔乔亚世界重新置入爱”,但置入的只是“对爱若斯神造作的模仿”。浪漫派高扬爱来反抗布尔乔亚的理性主义和市侩气质,试图重构或重新创造人性,结果反而背离了人性的自然。“古代诗人的悲剧几乎不谈爱,而浪漫派诗

---

<sup>①</sup> “爱”与“友谊”虽然并列,但布鲁姆只借论述“哈尔和福斯塔夫”“蒙田和拉波埃蒂”触及了友谊主题。

#### 4 爱的戏剧

人只谈爱”，爱成了浪漫派唯一的神，由于取消了人更高的渴求，人性的高度随之拉低。莎士比亚则如同自然之境，呈现人本然的样子，而非意在创造，他虽然是爱的伟大刻画者，但他从不曾站在激情一边反对理性。对莎士比亚来说，爱不是全部，爱是人性的高与低之间的连接点，勾连起人最强烈的快乐与最高的活动、最高贵最美的言行。因此，莎士比亚笔下的爱比浪漫派“更健康”，更接近柏拉图笔下的爱欲——“莎士比亚是古代诗人与浪漫派诗人之间的中道”，借助这条中道，才能从爱欲沦落的现代返归古典的爱欲。

本书开篇引到莫米里亚诺的谏言：“如果莎士比亚在19世纪开端之前成为主流，我们也就不用遭遇卢梭了。”读这本小书，无不时刻感受到一个西方思想家对自家文明的关切。无奈的是，我们身边的爱日益矫情造作，社会日益布尔乔亚化，我们是不是在重蹈覆辙？

彭磊

2011年10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 1

导 言 / 1

第一章 罗密欧与朱丽叶 / 4

第二章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36

第三章 一报还一报 / 74

第四章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 98

第五章 冬天的故事 / 135

第六章 哈尔和福斯塔夫 / 158

结 语 / 171

索 引 / 178

## 导 言

[1]伟大的古典史学家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曾跟我说,如果莎士比亚在19世纪开端之前成为主流,我们也就不用遭遇卢梭了。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一直这么理解:要填补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造成的虚无(void),莎士比亚的熏陶会比卢梭以及卢梭引发的浪漫主义更健康。莎士比亚能登上如今这般不可置疑的高度,多赖于浪漫派的关系。但是,浪漫派的插手败坏了莎士比亚,而浪漫派自己却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对我而言,莫米里亚诺的评价显然正确,因为莎士比亚有如自然之镜,呈现人本来的样子。他的诗让我们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what is there)。他与浪漫派的不同在于他绝不说教。他无意于重构灵魂来安置人的意义,或在一个没有完美的世界树立完美,又或使家庭以及家庭关系免受布尔乔亚(bourgeois)理性主义的腐蚀。简言之,莎士比亚没有任何要改善或拯救人类的大计。这并不是说,莎士比亚就不相信真理于人有益,而是说他认为艺术家不是应该担此重任的人。他的戏剧让我们想到沉思的古典式目标,而不是志于改良的现代野心。他不自视为人类的立法者。他忠实地记录人的问题,却未明确提出解决途径。将他描绘成天才或者创造者都有失精准。[2]他深深沉浸在自然的奇观之中,顾不得把自己当成其中最重要的存在。他不像浪漫派那样试图创造,而是尽力记录自然。

## 2 爱的戏剧

正是莎士比亚的自然性,促使我在此沉思他的戏剧,探索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希望藉此阐明一种现代以前的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在我们看待事物的典型方式以外,提供其他严肃的或者更令人满意的途径。例如,莎士比亚对爱的描述并不需要一套精深的心理学,把深情笃意当作奇迹来解释,因为他笔下的社会并不以疏离和自私为前提。他不像卢梭,以笛卡尔式的极端怀疑论出发,再重新整饬组合这台社会机器。他一开始便证实,我们相互关联着。他的预设是:自我与他人并非敌对的极端。虽然自然科学教给我们许多有用的东西,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就此认为,它就是更好的认识方式,能够消解寻常男女最有力的日常经验。他保留现象,分析困境,突破了决定这些现象和困境的先验(a priori)框架。人类相互联系,也相互隔绝;是联系还是隔绝,不是一些貌似合理的假设决定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充满最美好的相遇和最残酷的分离,我们亟待发现他如何看待这一切,因为他有智慧,却没有我们的普遍成见。

莎士比亚是唯一受大众欢迎的古典作家,这个异常的事实证实了他的自然性。批评界白蚁群集,啃食着莎士比亚的根基,力图推倒他;这些人的前途如何,将是对莎士比亚生命力的考验。他们想向我们宣扬,莎士比亚是所有邪恶偏见的堡垒,而不是我们的朋友和救星。但是一个至今依然颠扑不破的事实是,莎士比亚剧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直抵人心共识的意味。《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赛罗》都能让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心中翻腾不已。也许,人们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尚浅,甚至只谈得上泛泛的了解,但没有人厌倦他,或者觉得他只是迂腐的说教。这就是英格兰戏剧生机勃勃、不断产出优秀演员的原因。不论是法国的拉辛和莫里哀,



还是德国的莱辛和歌德,抑或意大利的但丁[3]和彼得拉克,在普通年轻人眼里,他们全没了活力。他们已经死去,仅是文化而已。没有哪个正常的年轻人,情愿放弃最时新的摇滚乐队的音乐会,跑去和这些伟大作家当中的哪一个共度时光。莎士比亚几乎是我们与古典和过去的唯一连结,教育的将来在很大程度上将仰赖于我们是否能紧紧跟从他。